

# 校慶與友聲憶往

滬1944鐵道 王瑞

半世紀前，我考進從上海徐家匯搬遷到被稱為孤島的租界裡的交大，學校受西遷重慶的國民政府遙控。兩年以後，太平洋戰起，日軍一夜之間佔領租界，交大曾想請上海有錢人出錢改為私立南洋大學未果，汪精衛政府的教育部乃接收了交大，但並沒有遷回徐家匯原址，因為那創校房子已被日本人辦的同文書院兼併了！我們未曾撤退去大後方「共赴國難」的師生留在原地，我讀完了三年級下學期和四年級畢業，這批人約佔半數，所謂「弦歌不輟」，交大香煙，一天都沒停頓過。我們沒有見過新同學加入我們的班級，沒有陌生教職員，也沒見過汪政府的漢奸和征服者東洋赤佬進入我們的臨時校園 -- 呂班路的震旦大學和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我們照樣領得交大頒給的中英文畢業證書各一紙。等國府勝利還都，我們奉令把文憑連同自行重繕的的畢業論文呈繳上去，換得一紙教育部長朱家驊出給的偽交大畢業生甄審及格證書。這種周折並不影響就業，但在學學生的學潮和徹底辨敵偽、辦漢奸這些作為，當時激盪而致國民政府熬得抗戰勝利卻丟光了大陸河山的諸多因素之一。這跟我們後來因堅守「漢賊不兩立」立場而被踢出自己締造的聯合國，進而被逼與二次大戰僅存盟國英、美斷交。這些悔恨，往最好的一面解釋，是謀國者泥古不化，自貽伊戚，禍國殃民。

我進交大時，交大已有近半世紀歷史，但對徐家匯校區卻僅於民國二十六年參加國立中央、浙江、武漢三大學聯招，借交大作試場在裡面考了三天，後來一天也沒有進去念書。在校時沒有慶祝校慶之類的活動的印象，畢業後，抗戰勝利，在上海工作四年，也沒有參加過校友會。一九四九年，我們這批人來台灣工作的回不了家鄉，逃難而來的喘息初定，大家對於鄉情、學誼、袍澤、同事等人際關係特別深刻起來，各種聯誼組織活動起來，交大校友參加「交大同學會」，十分積極熱絡。

交大 -- 包括上海本校、唐山、平院和吳淞商船四校 -- 畢業生除鐵路、公路、港務、電信、公共工程等機構外，還有許多在當年資源委員會所屬，和美援有關機關，都是結結實實的建國復國的幹部。民國初年畢業的老學長雖已屈指可數，但見他們興致勃勃從外埠趕來台北參加同學會慶祝四月八日校慶，真鼓舞了眾多學晚。民十~二十級的學長就有很多了，民國二十三級校友於政府遷台後榮膺局長者多位，極一時之盛，其後不乏躋身中央大員。這雖是才具際遇，但他們畢業已十多年，正達到成熟階段，抗戰末期，出國深造磨練，日本投降，中華大好河山，成為這前後若干班級校友大顯身手的寬敞舞台，不像平時同樣專長人才，為擠在單軌鐵路上的列車，前列未開去，後列無法超越。民三十屆以後以迄大陸變色，來到這寶島的校友漸多，民三十七年畢業班來台觀光，翌年他們熟門熟路，來台就業。迨神州易幟，倉皇奔台，借讀台

# 友聲四十四週年

大畢業者，在交大同學會編入民三十九級。這以後兩岸隔絕，交大人傳承在此發生斷層，離新竹復校還有很長一段時間。以上閑話，不過是交大百歲，我們這些經歷半世紀的老人兒，向新竹校友們表一表家園之意。

那時候校慶大會多在台北市鄭州路台鐵大禮堂舉行。建築不算宏偉，設備也很老舊，但地點適中，交通便利，四十年前也算台北大型集會的著名場所。列名同學會籍者，大約千名，參加盛會者，總有七、八百人。年登古稀以外老學長，為魯殿靈光，眾所景仰；五、六十歲者多已建功立業，為晚生揣摩立志的目標；四十左右者，正是經建交通各業中堅幹部。率領眾家學弟、學妹，努力「打拼」。而一群青澀莽撞的哥兒們正在基層磨練，總覺得國運剝極初復，不但沒有灰心喪志，反而以復國建國捨我其誰自勵，說這是在困境中造成台灣奇蹟的精神和智識支柱，不算自己往臉上貼金吧！

當年同學會人數少，理、工、管理，院系單純，畢業後從事行業，比較集中，校友之間，雖未謀面，多已聞名久仰，大家不期而遇於這個小島上，見面勝似聞名，所以當大家共聚一堂，老者壯者少者，多為其份。吃火車上賣的「便當」，興致不輸今日大飯店八百元一客的BUFFET。聯誼會可能有抽獎摸彩以助興，「新興民族」不可能體味當年的寒儉。有人摸得的獎品是：「原味醬油」兩瓶！他拎著搭公共交通工具趕回基隆，甚至台中。那時節，自己開四輪車的人可是稀有動物。

就在這氛圍之中，有人倡議我們出刊作為精神聯繫的橋樑，總幹事唐鏡文兄少年老成，十分好事，筆者忝為編纂幹事，遂為「友聲」創刊一年間的編輯，會同江雲鈞、吳賢銘二兄，向凌鴻勳（竹銘）校長求得「交大友聲」四字墨寶，向王洸（道之）學長、趙君豪學長請求指導，趙豪老又指派當時台灣新生報編輯兼副刊主編的姚朋（彭歌）先生接洽排印出刊事宜。這是多大的刊物要勞動幾位文壇重鎮呢？一張長條紙折疊正反成十頁，全部容納四千字。一篇短文，作者為凌鴻勳、柳克述、侯家源、莫橫，都不超過千字，其餘就是校友的訊息了。由於校友資訊網設置普及，各機關聯絡校友報導的動態花絮，源源而來，本編輯膽大妄為，斧而削之，甚至改寫，套上自己還覺得俏皮幽默的標題，湊滿一期，交火車遞台北車站吳賢銘站長，他和江雲鈞兄覆核轉送新生報印刷所印一千份，折疊寄發。那冊頁首頁封面，填上地址姓名，訂書機一拍，連信封套都不要，貼郵票寄發。

有位老學長見了「友聲」創刊號，驚呼「這簡直是海報嘛」！我知道，許多投稿友訊的學長們見到他們的大作發表出來面目全非若此，其感受必有甚於驚呼也。不管

怎麼說，嚶鳴求友，互通聲氣的任務也算達成，一年後我調職下中南部，鞠躬下台，後來的友聲編輯，已在這路邊攤平地起高樓，展開今日沈甸甸巨冊彩印友聲，能不欣喜！

早年的同學會（似乎習稱同學會）所做的更大的事，乃交大在台復校。現在我們許多縣市都想有一所大學，在那時卻是奢望，多少有名的大學想在台復校，政府沒有錢，資本家還沒有成形，靠同學會的力量要開出大學來談何容易？交大同學談了幾年，大學長、小學弟，籌錢跑腿，交通部、教育部，地方政府，一一被打動，學校規模，從小到大，當交通大學工學院蛻變成爲交通大學後，有了我的本行—管理系，喜悅之餘，我得有機會濫竽「兼任教授」數年，課餘徜徉於新開挖的竹銘湖畔，面對年輕學子，驚老之將至。此情此景，倏忽又是一、二十年前往事，值母校百齡大慶，草此誌感，兼祝母校與校友，大家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八日，友聲創刊，王瑞學長為首任主編。

凌鴻勳題

友聲

日八月四年一十四期一第

創刊例言

本刊係遵照第六屆理監事幹事聯席會議第六次議案發行。

因限於經費——而且這區區款項還得每期募登廣告而來——本刊每期預計刊五千字，第一部份特稿一千字，歡迎諸學長惠賜鴻文，以光篇幅。第二部份即議決案，報導各地校友動態及近況。歡迎簡短，風趣之花邊新聞，除請各地聯絡幹事源源供應稿件外，更希望全體校友踴躍提供資料。

本刊每月八日出版，稿件請於上月底前陸續寄下，以免倉促間佳作湧到，無法招架。如因篇幅關係本期未能刊出者，准延至下期，以先後為序。

本刊除特稿外，概免刊列作者大名，以免「風趣」折扣。但投稿者仍請寫明真實姓名。

編者僅僅彙集付印，其實算不得編輯，也沒有編寫經驗，好在都是校友，敬求指教！並祝

進步！健康！

— 1 —